

导演、司机、客栈老板《寻找手艺》——“粗糙纪录片”走红：话糙理不糙
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陈寒冰

被13家电视台拒播，6个月前好不容易另辟蹊径在B站播出的一部纪录片《寻找手艺》，因粗糙的表现形式和不俗的内容引发的冲突感，最近获得54万多的点击量和3.8万条弹幕，突然翻红。

相比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等拍摄、剪辑水平高超，剪辑、旁白、配乐专业的精美纪录片，如今，有一批“不专业”的制作人，正以“不专业”的方式拍摄着“粗糙”的纪录片，这种看似纯朴原始的纪录方式，却因为格外突出的真实性，意外受到了观众的喜爱。



扫一扫，看《寻找手艺》

三个外行捣腾出的粗糙纪录片

纪录片《寻找手艺》共有5集，时长215分钟，展示了陶器、铜像、石雕、英吉沙小刀、枫香染、油纸伞、面花等中国的传统手艺，其实还有不少几近失传的传统手工艺。这部片子很简单，由三人一起完成，导演张景、摄像师何思庚、录音师喻攀。张景是团队里唯一有专业经验的人，因为他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。何思庚原是司机，属于“临危上阵”型，而录音师喻攀则是客栈经理，在出发前两天才学的录音。

就是这样三个人，踏过23个省份，寻访199位手艺人，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。他们记录的，是自己觉得有价值的、濒临失传的手艺。记者观看后发现，这部纪录片画面粗糙，构图谈不上有美感，拍摄者经常入镜，旁白带着口音，甚至导演还时不时“任性”地抒发



一下个人感想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在拍摄佛像制作者土旦时，因为被土旦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制作佛像捐献给寺庙的行为感动，导演张景通过旁白反省说“跟他比我还是为了钱”，也被网友笑称“导演日常 Diss(意为轻视)自己”。

如今纪录片火了，11月4日，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问导演是不是觉得自己做的片子还是挺厉害，张景却特别实诚地说：“其实不管是剪辑方式还是画面感觉，都很90年代，片子一点也不炫，一点也不刺激，字幕更是丑得要死。”

技术不专业，但也有“专业精神”

《寻找手艺》是一部看起来很“业余”的民间纪录片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精致和考究。由于制作粗糙和个人情感过多地介入，当时张景把片子送给13家电视台看，都被拒播了。

在电视台看来粗糙的东西，张景说他们是真的花了心血。2014年，为了拍这部纪录片，他把自己北漂20年买的房子卖掉，才筹集了拍摄资金。虽然片子没有台词、没有策划，也没有事前约访，但在前期，他扎扎实实从一万多名手艺人中筛选出来三百多人，作为最初的脚本。“拍完之后，片子经过了五十多遍的修改才出来。”张景说。

因为团队不专业，拍摄过程也并不顺利。比如刚上路不久，在山西，他们本想拍摄桑皮纸制作过程，却在到达后才得知所有的作坊都已经废弃了，只拍到了几个作坊遗址和桑树皮的镜头。“还有拍摄面花的制作过程，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订做了，做面花的人配合拍摄特意做了几个面花，为了不浪费，做完之后又把它们揉回了面团。”张景回忆，拍摄中有很多出乎他们意料的事，但他们遵循一个原则：不摆拍。

“摆拍会让真诚的人也变得不



导演(右)与手艺人在一起。真诚。”他们曾遇到过一对老手艺人，老夫妻遇到摄像机便心照不宣地拿起笔描样，然而笔尖根本没有墨迹。

在电视台受挫，但张景说：“片子做好后我给朋友看过，三分之一的人很喜欢，三分之一的人不表态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了一些建议。”张景透露，他的初中同学把这部片子在学校里进行了放映，两千多个孩子看过后，大多数都表示喜欢。直到后来，片子被B站的工作人员看到，这才得以于今年4月29日播出，10天后点击量便超过7万，随后被旅游卫视《行者》栏目邀请播放，还有香港的发行公司表示想要代理海外放映权。

如今作品走红，张景团队并没有预料到，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以后即使一分钱不赚，即使倒贴，《寻找手艺》还是会有第二部”。

■链接

粗糙纪录片的精致“味道”

其实，一部受到观众喜爱的作品，并不一定要场景唯美华丽，故事情节也不一定多姿多彩，更不在于表演者的强大阵容和非凡人气。相反，那些能在题材选择上把握时代要求、体现时代精神，内容虽朴实无华，但能吸收传统文化养分，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影视作品，注定大会受欢迎。

重返狼群

看这部纪录片时，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确实被银幕上的镜头晃晕了。这部电影由亦风与李微漪自费拍摄，他们同样不是科班出身，更没有拍片经历。影片拍摄制作几年后，今年才得以与观众见面。

令两位主创没想到的是，虽然是粗糙的电影制作，但原生态的纪录方式，却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。电影上映后，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。

好死不如赖活着

影片直击“艾滋病”话题，导演陈为军以跟踪拍摄被感染的马深义一家为整条线索，赤裸裸的向我们诉说着这个家庭面对生死的生活原态和他们的心路。影片从2001年的春末夏初开始，历经盛夏、深秋、严冬，一直到春节，讲述艾滋病带给整个家庭的灾难。

彼岸

影片叙述一群没考上大学的外地孩子明星梦碎的故事。他们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，在实验剧《关于“彼岸”的语法讨论》中饰演角色。他们连演七场，很多著名艺术家都前往观看，就他们真实而富于激情的表演给予高

度评价。

导演蒋樾为此跟拍了四个月，但在戏演完的同时，他也因经费短缺而被迫停机。三个月后他再次见到这群孩子时，他们已被无情地抛回现实，无助地在北京漂流。蒋樾追踪其中三个踏上返乡之途的孩子，他们回到农村后，竟然自己排了一出戏，名叫《一只飞过了天堂的小鸟》，在村子里给几十个老人演了一场。戏的一开始，就是在修理一台拖拉机，到剧终也没修好，最后一群人在荒野里推着拖拉机行走，他们的美梦就此化为乌有。

归途列车

每年临近春节，在异乡打拼的农民工便如候鸟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。导演范立欣用镜头记录了这个返乡的群体。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他们大多数人奔波劳碌，每年一次的放纵和狂欢，一次全身心的放松与休息，也是他们固守的、不被言说的情感底线——赶上末班的列车，回家过年。这也是现代中国特有的风景，一个在传统和发展中前进的中国。影片记录了来自四川的一对农民工夫妇外出打工的经历，虽然镜头不专业，但展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背后普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。



■影视空间



高晓攀：相声演员当导演，“抖包袱”要有诚意

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(记者 陈寒冰)近年来，“喜剧人”跨界演电影已成为一件“理所当然”的事儿，仿佛作为喜剧团体不去“触电”，在圈子里就会没面子。这不，著名相声团体、嘻哈包袱铺也推出了自己的电影，由相声演员高晓攀执导自演的喜剧电影《兄弟别闹》将亮相大银幕。11月4日，高晓攀来到长沙进行路演，谈到此前不少相声演员转型拍电影票房不好的现象，高晓攀笑称“包袱反而成了包袱”。

电影《兄弟别闹》讲述了高晓攀和尤宪超饰演的双胞胎兄弟，本来是“臭名昭著”的混混，受到真人秀节目巨额奖金的诱惑想要洗心革面，却意外卷入了一场阴谋的搞笑故事。

近几年，跨界做电影的喜剧人越来越多，但能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却很少，尤其是相声演员跨界，能全身而退的更少。对此，高晓攀也有自己的见解。在他看来，相声演员拍电影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大伙最擅长的必杀技“抖包袱”反而容易成为电影的包袱。“之所以很多人拍了电影票房不是很好，我说一句实话，欠缺的是诚意。”高晓攀说，“因为我们相声演员太习惯搞笑，太习惯给别人带来快乐，在电影当中违反了创作规律，希望每场戏都有个笑点，都有个包袱出现，反而起了反作用。我觉得还是要高度尊重电影这门艺术，你尊重它，电影才会尊重你。”